

我的奶奶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1-12-27

12:36

收录于合集

#李镜合 9

#奶奶 1

鲁昂大教堂

上周末家人们给奶奶办了90岁的生日宴，我本来想和他们视频的，但因为时差的原因睡着了，第二天他们给我发了视频看，虽然气氛欢乐，唱着生日歌，但奶奶一脸木然，食物从嘴里往外掉，显得痴呆，她越来越老了，没有能力咀嚼和表达心情了，食物靠着重力自由掉落，她好像靠着惯性随意活着。

我爸说她越来越糊涂了，我19年回家的时候就她一个人出门的话，有时候已经找不到家了，所以我爸给她写了一个个人信息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的卡片装在口袋里，但那个时候她还有很多关于生活的愿望，对于生命没有倦意，她还爱攒钱，节俭，劳动，捡瓶子卖瓶子，即使没牙了也会挑剔下食物，出门找其他同龄老人聊天，对我一直没有结婚生子持续表示担忧。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独自坐公交车了，所以有次让我开车带她去看她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姑，到了姑姑家楼前，她说不能空手我去给她买点水果，我又带她去水果摊，她挑苹果香蕉，还想借着品相问题和卖家砍价。我在旁边看着，仅仅代劳帮她拎水果，那时候我还很放心我的奶奶，她可能身上的皮肤更松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甚至因为驼背佝偻体型都小了一些，但她的脑皮质没有萎缩，除了一点记忆的自然衰退，痴呆或者说对生活的漠然并没有入侵她，她热爱并且继续挑战对方。

可是衰老似乎是一个加速过程，在某一时刻会有失重的感觉，然后急剧跌落，无所附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时间的发条再也不能拧紧，指针松弛，眷恋消散。如今不过两年而已，她应该已经没有买水果砍价的兴趣了，也在丧失买水果看望家人的兴趣，期间每次视频我也能觉察到她的衰老，两腮日益下陷，把想说能说的话都吞了下去，她每次会重复地说一些话，更让人难过的是那些可以被重复的话都在减少，也可能是囿于体力只能呆在家，她不再提及邻居和其他人，也很少提及家人和亲人，最后剩下的只有每次问我什么时候回来，重复说“奶奶可想你了，回来吧”，然后对着视频里的我做出你又胖了或者你又瘦了的判断，我的体重自从高中之后就没有变化过，只能说她摇摆变化的判断出了问题，或者每次见到我都是一次新的记忆，她生活在此刻，当下，自己再无瞻前顾后之忧，唯独惦念着我。

我因为家庭的原因，从小由奶奶带大，她1932年生，爱用旧社会称呼过去，也见识过新社会的残酷，所以常常忆苦思甜，感慨现在吃饱饭又吃好吃，对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生活赞不绝口，没有负面情绪，一天的沉郁仅限于白天忙完晚上闲下来不知所措，是积极而忠诚的党员，但唯物主义教育不足，去过几天学堂，近乎文盲，会背诵《三字经》前几句，只认得自己名字和个别数字，依据颜色足够识别大小钞票，迷信，被路上流窜的拙劣诈骗犯利用亲情摸走过耳垂上的一对金耳环，仅仅是他们告诉奶奶她只有闭上眼睛才能替自己的儿子消灾，有一段时期还信了基督教，不顾党员身份每周日去参加教堂的弥撒，只是想往人堆里去，和她爱去看传统戏剧但其实看不懂的心理一样，晚饭刚吃完就抄起凳子去抢第一排位置，老生甩袖子还没开始常谈，台下的自己就眯眼困了，但乐此不倦，呜呀哇啦图个热闹，她害怕一个人。

她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妇女，勤劳持家，爱自己的家人，对外人自私，贪财，手里揣着钱的表情似乎比见到自己亲孙子还开心，甚至有些腼腆，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些钱，关心别人收入但又不好意思问，路上捡到无主的钱会装进自己口袋里并持续忐忑，组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让自己微薄的一生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社会身份，但也会因为党组织某年没有给自己这位高龄老党员送米面油耿耿于怀，胆小，害怕新事物，第一次在商场坐手扶电梯到尽头的时候茫然恐慌不知道怎么办，我要是没拉着她几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08年地震我听邻居说我奶奶第一个嚎叫着冲到外边，对国际问题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整个世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北京和家乡，电视上如果看到黑人，开口就是种族主义的话，因为无聊每天装模作样看新闻联播，但也听不懂，主要听个响儿，看个颜色，认得几个领导人的名字，不停叨念，经常

把领导的名字和年代弄混，感觉她真的相信万寿无疆，每天忙完地里和家里的事情，最开心的就是去找一群老头老太太闲聊，很少在家，没事儿就出去，上瘾，拦都拦不住，或者说是听其他人闲聊，话题沾边会分享一些自己不多的经历，观点很少但相当固执，劳动之外她有限而单调的生命里主要是听人八卦，然后记在心里，回去告诉我们，然后被我爸爸训斥什么乱七八糟的谣言谎话都爱听都爱记爱和别人说。因为经历过前后差异巨大的时代，她脑子里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框架，说话也保留着那时候的词汇，毛主席，公社，食堂，大锅饭，挣公分，粮票，安排，分配，干部，组织，照顾，贫下中农……相信通过自己出面和国家领导人沟通，自己的孙子也就是我的工作婚姻生活问题都将会被妥当安排，当然说完这些自己也会笑。

她不相信命，或者说忙碌生存养家的生活并没有给她任何时间思考何以至此又将知至何处，我爷爷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一个嫁到这里独自种地养家，上有老下有小，她的婆婆也就是我裹着小脚的曾祖母一直并不健康地活到90多岁，养大了三个孩子，我爸爸和我两个姑姑，她偶尔和我说起过自己先后夭折死去的其他四五个孩子，还有另一个活下来养到成人，但是个傻子，我仅有非常模糊的印象，也可能是刻意回避，因为她让我觉得在同龄伙伴面前难堪，我记事以后就去向不明，我的家人没有告诉我，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她提到的时候会觉得可怜，可惜。

可能勤劳是可以赞美她的品质？可是哪里有懒惰的农民，辛苦都不能保证吃饱饭。农民是一个职业么？中国的农民是一个阶级，所以有农业户口，没有退休，我印象里她80岁之前都爱往地里跑，扛锄背锄拉车，四邻和路人见了都夸这个老太婆身体真好，无奈城乡改造，平地起高楼，农田消失得比她还早，在土地已经被圈走等待开发的那几年，她还背着锄头在一些犄角旮旯被开发商忽略的地方开起了荒地，种了豆子和玉米，那时候农业税都取消快10年了，主食都是从家旁边的超市里购买，不需要自己带着麦子去磨面粉，她已经没有种地的必要，不知道是否纯粹出于对土地庄稼的热爱或者劳动的习惯，往返田地和家里的途中是否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快乐。她不认识公历，知道二十四节气，用庄稼生长记忆时序，钟表也只认识时针，我教的，我尝试过教她认分针和秒针，但失败了，一小时等于六十分钟一分钟等于六十秒并不是日落月升这样可以抬头观察到的定理规律，她有点理解困难，所以上学的时候经常早上6点刚过就把我喊起来说7点啦上学要迟到了，她是真的以为如此。好在农活并不像工厂生产线一样必须分秒不差，那里的时间容错率大一些，但播种施肥收获也不容太多耽误，忙碌的时候奶奶和大人们常常晚上天黑得很久了才一身汗回家。而且相比生产线，除了单调枯燥的重复，田地的工作对体力的消耗更大，我奶奶两肩不平，身子弓斜，驼背，显然不是天生如此。

即使种完了冬小麦，华北平原在沉睡之后，我奶奶也是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清醒地忙碌，养鸡，养了很多鸡，鸡蛋除了自己给家人吃，给姑姑家送，多余的就拿到市场卖，或者远近有孕妇会过来购买柴鸡蛋，纳鞋底然后去卖，用麦穗编篾条，盘起来之后到集市上卖，然后就是捡废品，这似乎是她的主业，以塑料瓶易拉罐为主，兼以纸张纸箱，还常保留一些不确定废品收购站是否回收的东西，然后在交易当天被拒绝，自己只能嘟囔两句说好不容易捡来的，平时走路就爱观察路面，即使一家人出游，到饭店或者旅游景点，奶奶也是见到瓶子就不撒手，饭桌上刚倒完一瓶可乐，她随手就顺走了空瓶子，很难说服她扔了它们，即使当着你的面扔了几个，也可能在回家的车上发现她其实在哪里还藏着一个瓶子，看大小，经常五分钱，甚至一分钱，很少上一毛。有一段时间拆迁，很多拆掉的房子地基上有很多残留的钢筋铁条，她八十岁了，站在废墟上抡锤子砸，砸开混凝土抽走钢铁材料，拿去收购站，这些要比瓶子值钱多了，但也重多了，我在家的时候，她会跑回家让我去帮她把废铁搬回家。捡破烂是她在有养老金之前唯一的现金收入，所以她很珍惜，我不知道她一年会攒多少，她会在过年的时候拿来发压岁钱，给亲戚的孩子们，原来给十块，现在给二十，我读大学之后，出国之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离开之前她把一个包好的手帕打开，里面是几张一百元的钞票，把钱塞给我，说奶奶没多少钱，不要嫌少，这些给你，我常常一愣，想那该是多少个瓶子，它们会塞满我们家，充斥整个楼层，从楼梯间溢出去到楼上楼下，填充整个小区的花园过道，像是游乐场里淹没成人儿童的球池，这些绿色白色的塑料瓶子，让人窒息。

因为和她关系近，我在家常常没大没小直接喊她的名字，“孙喜梅！”她听到也笑呵呵的，倒是我爸更生气，我读寄宿学校之前，她经常是我身边唯一的家人，取代了父母在我生活中的角色，除了因为她自己不识字不会写字，老师让家长签字的时候，我可能要带去奶奶的手印，有什么区别呢，她根本不知道我的作业里都写了什么。她早上给我做早饭，喊我起床，目送我上学，冬天起床困难，我闭着眼睛坐在床边由她给我穿衣服，胳膊伸进袖子，腿放进裤子，一层一层包裹严实，我现在自己做鸡肉卷，最后用薄饼卷起来蔬菜酱料鸡肉的时候小心不让任何东西漏出来，东挪西藏的，会想起来小时候冬天我奶奶是不是也这样包我的，给我做午饭，晚上放学给我做晚饭，我写作业的时候，她在旁边忙自己手里的活计。奶奶做饭很难吃，你很难期待一个贫下中农对食物有任何讲究，半辈子生活不见油腥，所以油多，饭菜就香，有肉是奢侈的，所以有肉的饭必定是大餐，不可能不好吃，想吃得多，就要味道重，关键是下盐，不行就上各种咸菜腌菜

这些下饭的东西，配合大量碳水的廉价面条和馒头，支撑一天的劳动，这些导致我今天对食物意兴阑珊，它们排在我生活乐趣的末端。她有时候也看到我不爱吃她做的饭，所以会别出心裁，悄悄去市场里买一些东西回来，然后等我回来告诉我，我今天给你买了这个，大家都说好吃，你尝尝，然后期待我会快乐地喜欢和享用这些她自己做不到但她努力得到的食物。她有什么属于自己的快乐么？我不知道。

加拿大的冬天漫长，所居之地纬度并不高，但由于冬令时，四点一过太阳就落山了，天黑了下来。不像夏天，可以在外边和其他小朋友们玩到家长们出来揪耳朵，冬天就没什么太多过年之外的童年记忆，但是现在能想起来，偶尔一些夜里会去找奶奶，她和她的几个老伙伴们会在邻居家某个角落里点起火烧柴，说是烤火取暖，其实就是抱团闲编，我蹲坐在奶奶旁边的时候从来没有留意过他们说话，那些家长里短闲言碎语对小时候的自己无异于牛在弹琴，根本不知道也不感兴趣你们在说什么，也请你们不要提到我问我成绩还有未来要做什么，可我还是经常晚上写完作业睡觉前跑去找奶奶一起烤火，也可能那个时候冬天的电视台黄金档比老人说话更无聊，就像现在不是老人说话就是在学着老人说话，我大部分时间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看护火苗，添柴加火，导致我现在都觉得以前有很多细分职业名字的法语单词里应该就有一个给火加柴的人，*feur/feuse*，并注意风向，烟雾被风吹过来的时候即时躲避，除了厨子，离火那么近的机会其实少之又少，现在又是用电磁炉的多，还是那样大那样活泼的火，燃烧辐射能烘暖半径一米八的圆，整个人向火的一面都是烫的，像是面包壳，烤得有点脆了有点焦了，但我的心里全是热腾腾的暖气，你不怕烫愿意掰开的话，我因为无聊长时间观察火苗，颜色和动作，有时候确实比较妖媚，难以把握，常常觉得世界上先有火，才有引起火的种种因素，木材，火柴，燃点，空气，磷，油，干燥，像是某种存在主义的东西，像是只有奶奶还在那里的时候，我才能想起她，所有关于她的元素才如火星一般扑面而来重塑起来。奶奶她们睡觉很早，还好我年纪小，作息相差不多，到了某个时间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停止加柴，拨弄火堆，待到星星点点奄奄一息只留下黑碳。我想起一些夜晚，我发现家里空无一人，黑漆漆的，我害怕，我站在院子里看到很多寒冷和闪亮的星星，我拔腿就出门朝东去找奶奶，她在一个火堆旁边，温暖着等待我。

原来的奶奶也是一团旺火，霹雳啪嚓地燃烧，劳动，不停的劳动，为自己，为家人，为了我，现在像是一段一碰就碎的焦木，坐在所有人为她办的生日宴席上。在微博上问疫情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评论里有说因为疫情错过了奶奶，也有说因为隔离得以寸步不离陪伴了奶奶，我因为疫情回国遥遥无期，我爸在奶奶生日之后和我视频说她的身体现在不好，暗示我如果回不来，也不用内疚。为了让她有所期盼，我每次都说明年回来。奶奶的眼睛很早就花了，她有一副老花镜，但很少戴，做针线活的时候总是叫我帮她穿针认线，然后她现在已经看不清我的胖瘦了，徒留一个轮廓和名字而已，甚至记忆都只是片刻，我不知道我在她的眼里和脑子里现在都还剩下一些什么，似乎只有一句“回来吧，我很想你”，但这个“你”“是否是”我“，我真的见到她的时候，她还能确定么？我好怕有一天她喊我说，过来帮我认一下我的小孙子，我走过去，她愣愣地看着我，似乎还有其他请求，似乎又没有。